

我读小学时，常有一个担任生产队队长的表姨夫来看望外公。尤其是下雨天，队里的农活停了，他就揣着一包红糖踩着自行车来了。外公坐在靠门的长条凳上，一边抽着水烟，一边跟表姨夫聊着天。我总觉得那个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口袋上别着一支钢笔的表姨夫是见过世面的人。他和外公谈今年庄稼长势，队里农活的安排，还会根据天上的云预测天气的变化。

偶尔一两次，他来的时候，我正乖乖趴在方凳上写字。他赞赏地说，这姑娘长大一定出息，靠肚子里的墨水吃饭。我心里当然喜滋滋的，仿佛预约上了一张难得的船票，而那船即将驶向明媚的远方。

以后他每次来，我都

记忆中 最暖的时刻

赵亚光

如果问一年中最期待的是什么季节，很多人会想到冬季。冬季是团圆的季节，辛苦了一年，在新春之际，一家人可以聚到一起吃顿饺子、唠唠家常，还有那美丽的雪花，洁白剔透，从天空中慢慢地飘下，告别一年的喧嚣。冬天似乎是最美丽的季节，有孩子堆起的雪人、老人留下的脚印，还有家人传出的笑语。但 2020 年初的冬天，却是我心中最暖的一个冬季，因为那年冬天的白色，不仅有雪花的冰冷，还有留在防护服上的温度；因为那一年的冬天不止有冰雪覆盖的纯洁，还有白衣下的奇迹。

新冠肺炎向人类发起攻击后，无数医疗人员响应号召逆行而上，冲到了第一线，他们身着白衣，与病毒赛跑，用生命书写出了最美丽的篇章。

什么是壮举？我想就是这个冬天，我们的医疗工作者们，用他们的体温融化了冰雪，用他们大无畏的爱温暖了寒冬里的每一个中国人。

如果有一天，我的孩子、我们的后人问我冬天是什么样的。我会告诉他们是最暖的，是属于英雄的。不只是白衣下的医疗工作者，每一个因为封城而驻守在家中的百姓也都是英雄。小时候，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是长坂坡的赵云，上学时，心中的英雄是舍身的邱少云，在祖国危难的时候，英雄是我们身边的军人、医护人员、消防员，是每一名中国人。

转眼到了 2021 年，在中国中国的大地上，我们有着英雄传统的中华儿女已不止一次战胜了来自新冠病毒发起的疫情冲击。我相信不久，新冠肺炎将会成为历史中的一个名词，但我们会永远记住那个暖冬，会有更多的人感受到那个冬天的温度。年华终会老去，时间终会消失，但那个冬天的温度，会永世传承！

七夕会

黛瓦白墙的老院子，幽静清寂，炊烟袅袅，斜晖脉脉，一对鬓发斑白的老人静静地坐在旧藤椅上，仰望望着门前那棵老桂树。他们旁边还有一个梳着长发的女孩。

老人是女孩的外公外婆，女孩奔波几千里，除了看望两位老人，还想看看门前的桂树，她想念桂花那甜蜜蜜的香味和美味的桂花糯米糕的味道。

女孩是在外公外婆家长大的，更确切地说是桂花树下长大的。这里到处都是她快乐的记忆。这棵老桂树是院子刚建好时，外公亲手栽下的。平淡简静的年月里，老桂树岁月静好着，成了小院里华丽温暖的

故意从他

点燃

陈美

琴，一曲《外婆的澎湖湾》，好听得一塌糊涂。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就要成为令人敬仰的人民教师了，这在二舅妈看来，无疑是令人欢喜得发疯的事。

我穿着母亲做的布鞋，坐在矮凳上，听表哥神采飞扬地说他的琴法老师是怎样地厉害：远远地站着，不经意地听着，就知道你的哪根手指头位置错了，甚至几十架风琴齐奏，他缓缓地向你走来，你就意识到一个和弦弹错了……就像有人在漆黑的夜晚，为你撩开了幕布，你看见了满天繁星。而井里之蛙的自惭形秽，就像一条无形的鞭子，狠狠地抽打着我的心。

读师范时，我加入了学校的“苗苗文学社”。一个寒冷的冬日，我们请到了苏中青年诗人徐迟莅临指导。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在不到十平方米的阁楼里，诗人和我们快乐地吃着方便

面，然后细致地在《与我同行》的赠书上签字。再后来，我们几个渴望缪斯青睐的学子陆陆续续地在《苏中青年诗报》上发表了“处女作”。而热情洋溢的读者来信，也消除了耿耿于怀的“东郭之嫌”。

如果说生命是一块沉默的煤炭，那热爱就是最好的火种，梦想就是最美的火焰。而生命中的有些人，他们说的话、做的事，就像火柴，在那个适宜的时间、适宜的地点，恰到好处地“咔嚓”一下，点燃了另一个人。从此，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我们活得看似很平淡，实质绝不平庸。

师范毕业时，我的班主任老师在我的赠言本上写着：像于漪、斯霞一样教书育人，春风化雨，树根立魂。这无疑是一次次的点燃。

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我感恩生命中一次又一次地被照亮。我也悄悄地提醒自己，真诚地鼓励，严谨地工作，祈愿上苍营造美丽的契机，让一些心灯被我点亮。



飞鸟捕食（摄影）张寅

小区柯阿姨有个习惯，家里的小家电过了“寿命期”丢弃前，她总要特意把电线剪断。有人不解，柯阿姨说，她担心被人捡去再用，发生意外。

柯阿姨的担忧不无道理。现在小家电更新频率不断上升，丢弃后，其中有一定比例，通过捡拾、回购等渠道，又回到一些家庭，被继续使用。殊不知这些“超期”小家电，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轻则漏电短路，重则引发电器火灾。“超期”小家电的再使用，犹如存放着一枚定时炸弹，充满极大危险，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很大威胁。

据介绍，国外一些城市，从物资再利用理念出发，对更新下来的“超期”小家电，形成一个回收、整修、再使用流程。政府委托社会组织，对回收可再

鲜美的糯米桂花糕。

长大后，女孩去了城市读大学。毕业后，她留在了城市打拼。可现实却不尽如人意，成功也没有那么容易。那天晚上，她加完班，回家路上，路过一家蛋糕店，饥肠辘辘的她走进了去。她本来已买好了两块蛋糕，就在转身付钱时，她看到了桂花糯米糕。一股熟悉的亲切感瞬间让她感到很温暖。异乡的街头，她边走边吃着桂花糯米糕，很甜，心里却很酸，昏黄的路灯下，她的影子显得分外孤单。

第二天，女孩请了一周的假，回到了宁静的乡下小院，见到了外公外婆，还有老桂树。此时，正

从小在老家乡下的我一直是“野蛮生长”。那天阿娘把我送进初蒙学堂，4岁的我，以为又是一个好玩的地方，一把推开教室的门，冲了进去。

“出去！”穿长衫的老师走过来，凶巴巴地说：“你迟到了！”“迟到，是什么？”心里想着，但不敢问。

我坐下，先生举起手里东西问：“这是什么？”“戒尺！”“告诉这个新同学，戒尺有什么用？”“做规矩！”先生摇摇头晃脑地吟：“无规矩不成方圆。戒尺不打教不成，戒尺底下有功名！”他说：“上学不能迟到，第一天就遵守规矩，要打手心！”他高高举起戒尺，轻轻落下，没有我害怕的痛，但这第一堂课印象深刻，很久以后我明白了，如做人不守规矩，路会走歪，那时，“戒尺”打的就是手心了。

到上小学正式上学，是离家 50 米的“民治小学”。第一天进校门，见两位先生站着，对每个学生微微弯腰说：“早！”我学着做，大声答：“先生早！”我们在空地上坐好，一位先生在台上鞠躬说：“同学们好！今天我请大家看几张图片。”原来是湖南发生大灾后的图。校长说：“让我们帮帮这些可怜人，请每位同学明天每人带一把米来，我谢谢你们。”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虽不懂，也明白没饭吃是一件很严重的事。第二天我在米缸里抓了一把米，妈妈说：“一把米能干什么，给你袋子，多装点。”我背着沉甸甸的半袋米去学校。校门口人很多，手里都拿着东西，人人都提着米。我把米倒进门口的大

第一堂课

叶良骏

缸，妈妈拿了双新皮鞋和刚织好的毛衣说：“把这些捐掉吧！”我拿了就走。

校长见我气喘吁吁地把衣、鞋放进筐里，过来对我鞠躬，他摸摸我头说：“谢谢，你真是个好孩子！”他不断对送衣服的大人作揖拱手，对每个学生点头致谢。操场上搭了台，上面站着一排人，有个穿旗袍的女人一直微笑着，在阳光下，她的脸显得特别柔和，我呆呆地盯着她看，心里好喜欢她。她把一张纸送给了校长，校长举起来说：“这位太太捐了三千元！”女人鞠躬，那笑容灿烂极了。短短的晨会结束，台上的人走了，我不舍得那么漂亮的太太，跟在她身后送。在校门口，她停下，忽

午后，沙泾河涨潮了。窄窄地缩在河心的暗绿水色，渐渐地土黄了。转眼，水漫上了岸，盖了堤畔的野草，没了柳树的脚踝儿。涨潮啰！一众少年欢呼雀跃着涌出弄堂，往水里扑。瞬间，满河的“浪里白条”，臂划脚蹬，水花四溅；水里岸畔，嬉耍打闹，怎一个沸扬了得！

风景最是“栽猛子（跳水）”。一众小伙，扒上桥栏，吆喝着，下饺子似的“扑通扑通”地往水里栽，溅起簇簇浪花。更有胆大的，顺着桥栏爬上了益民食品一厂沿河仓库高高的顶棚，拍着胸脯，做着怪腔，大喝一声往下“插蜡烛”。看得一众男女，惊呼连连。

沙泾河的高光一刻，是在远洋轮上当三副的海员宏根出現時。当潮已涨定，流亦平稳时，身坯壮实、剃着光头、脖颈里围毛巾的他，出了弄堂。但见他蹲在水边，撩几捧湿漉漉，下了河。呵！二划一闷头的蛙式，破水疾进；甩膀子、侧身歪头换气，“嗖嗖”地往前蹿的自由泳；最是跃起身子，两臂如振翅一个蝶扑，双腿猛压，激起大朵的浪花，嗨！那种彪悍，那等威猛，叹为观止。一式式的泳姿，让“狗刨”的少年郎，惊羨不已。傍河而观的王老爹跷起拇指：这小伙，才是沙泾河的“浪里白条”哎！

宏根游尽了兴，上了岸，去桥上“栽猛子”时，老少看客齐齐引颈翘望。但见他，紧了紧脖子上的毛巾，双手一握登上栏杆，定了定神，平展双臂成一字形，吸足气，脚尖一贴一蹬，高高向上窜去，做出漂亮的“燕子式”，潇洒而轻灵地扎进水里，溅起一小朵不惊不乍的浪花。好几招的花式跳水，令围观的老少拍掌叫好。

宏根是独子，早年丧母，与汇山码头扛大包的老爸相依为命。因在海运学校考核优秀，家庭成分好，人品又周正，就被派上了远洋轮，成了众人羡慕的国际海员。他和我金宝阿哥是好友。每逢回沪休假，总来小聚，还拎一网兜罐头。虽把盏海聊，但从不胜酒。这时，我多半会凑热闹，更羡慕他的远洋生涯。可他总避而不说。不过，也有开心事，好几次，他约我哥去外滩海员俱乐部吃饭、玩耍，也带上我。百年的洋建筑，绮丽的堂景让我开了眼界，长了见识。我哥结婚时，他赶回来做伴郎，还用侨汇去买好酒、高级糖，令一班来贺喜的朋友开心。微醺时，拍我哥的肩感叹，莫看我们国际海员蛮“甩（神气）”的，可讨老婆，难！我哥劝，你卖相好，工资高，又周游过列国，不用愁！他摇头：我们一年到头，多在上海，哪家姑娘肯嫁归时无定的海员。酒，就喝得闷了！我嫂子对这事上了心，她晓得，给宏根找对象，穷富不论，要是忠厚老实。天不欺人，不久，一位住欧路杨家浜的姑娘愿跟他谈。她白净、漂亮，条感（身材）好，人稳重，最要紧的是品行端正。宏根一眼相中，看过几场电影，吃过几次点心就娶了。婚礼那天，他挽着新娘走进弄堂，老少都赞：天生一对，地长一双哎！

不几年，宏根有了一双儿女，日子过得和和美，当上了劳模，还入了党。大家听了，都高兴。有一回，来看我哥嫂。嫂子问：听说有好几回领导要调你上岸，可你把机会让了，还在海上漂。宏根轻言淡语：跑船蛮好。嫂子不高兴了：入党、当劳模，好！可长年在外，家里还有婆娘呢。宏根一脸正色：她安分贤惠，把小把戏、老父亲都照顾得好好好的。他谢我嫂子给他找了个好女人。嫂子摇手：自家兄弟，谢啥？又感慨：我没看走眼！讨娘子，品行第一，百事自当就顺遂咯！

一刀剪去安全隐患

任炽越

安全是社区治理第一要务，小区安全了，居民才能安居乐业。安全工作的开展，需要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期望社区更多的柯阿姨们，心怀安全理念，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不断寻找安全疑点，在源头上切断一切安全风险，让每一个小区都成为安全无事故小区。

桂花开的时间，可一周过去了，却不见桂花。外公告诉女孩，树木开花的事儿和人生的很多事一样，不如静下来，换一种心情。女孩心里一动。这些话这些道理，她不是不懂，外公也常给她讲，可说来容易，面对却难。她开始反思、调整自己，决定以好的心态、和缓的心绪迎接未来，静待幸福的生活，那次回家，她吃到了最美味的桂花糕，甜又糯。

女孩是我的亲戚，现在已人到中年，早已实现了当年的愿望。她把二十多年的往事讲给了我听，告诉我，既然选择了远方，就要平静和缓地走去，老桂树从来都是宁静的，在宁静里储蓄力量，静待花开，有了好心境，才能吃到最甜美的桂花糕。

然，摘下手上的戒指、手镯，取下一串项链，还有耳环，全放进了大筐。她看见我，弯下腰说：“你也捐了米？你真是个好孩子，好心会有好报。”她轻轻亲吻我的额头。我呆住了，这么好看的太太亲了我。她好香啊！

当时的我，不明白湖南在哪里，大人的焦虑、同情，我都不明白，但我知道这是行善。小时候，一直跟着阿娘送东西给穷乡亲，这回是我自己把东西捐了，心里满是快乐。

两所学校都很小，没有操场，更没有标准跑道。但都是名校长，一位校长是上海第一条公交线路的建设者、慈善家董杏生。一位是新闻教育家顾执中，那天我见到的是名记者陆治副校长。他们把学校办得很“大”很“大”。

这两节课开第一第一课都很短，却因戒尺、一把米，还有老师的鞠躬，变得很长很长。它们把身外环绕的形形色色从心上隔除，使我的人生因此浑圆无际，安稳自如。

沙泾河的「浪里白条」

胡根喜

灯花

美食